

窈窕女



窦女

窦女

原著：蒲松龄
改编：王君
绘画：谢志高
扫描：小葵
脚本：菱纱
制作：玉娇龙

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



内容介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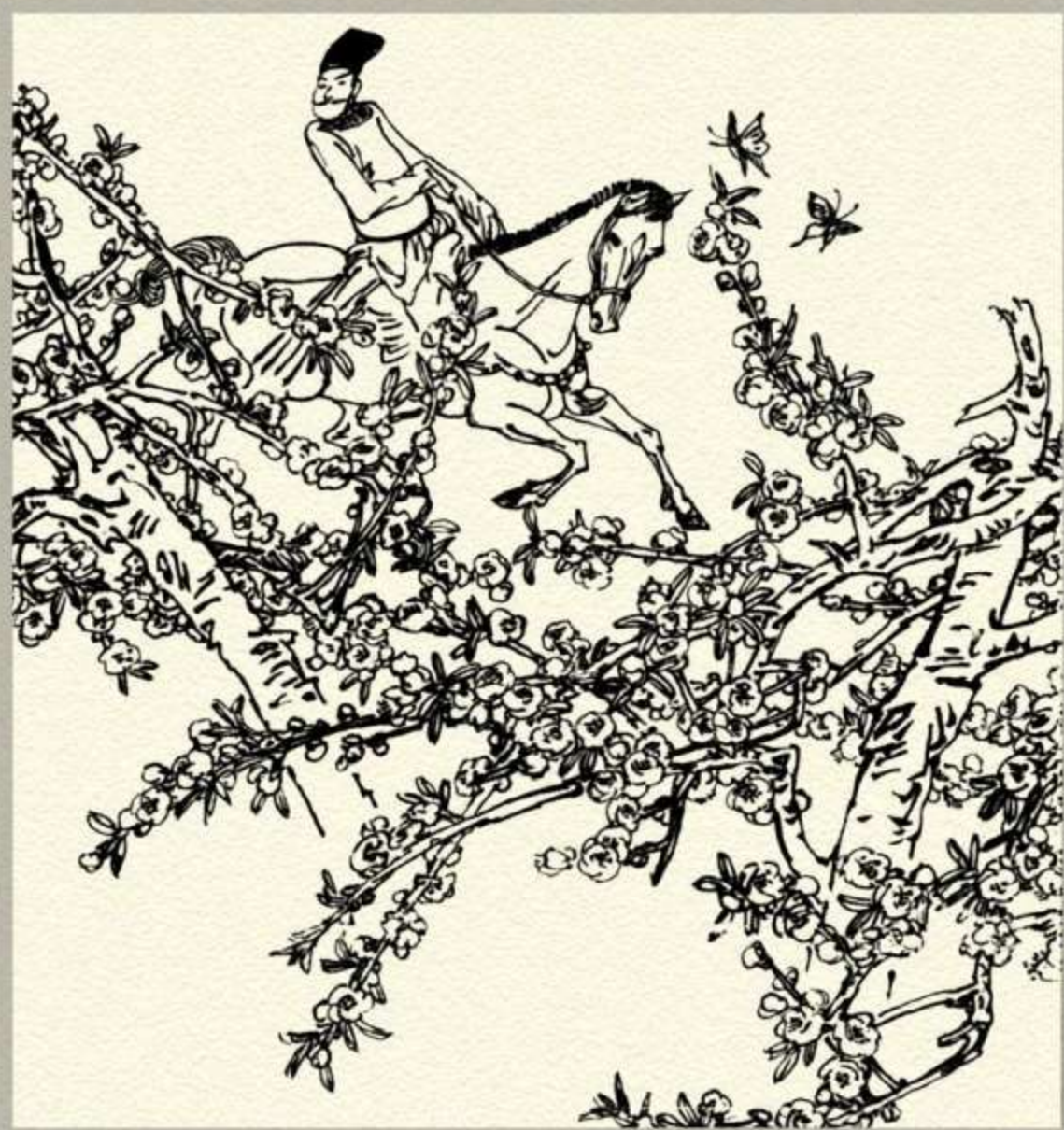
晋阳有钱人南三复，无意中见到窦女，花言巧语骗到手中。不久，窦女身怀有孕，南三复却喜新厌旧和大户人家的女儿定了亲。后来，窦女与大户千金相继去世，近处谁也不肯将闺女许给南三复。南三复又到百里外说亲，谁知花轿中却坐着个石头人，当天深夜，这石头人就把南三复活活压死了。



晋阳地方，住着一个有钱有势的人，名叫南三复，家中使奴唤婢，好不威风。



南三复在乡下还有一所非常漂亮的别墅，每当在
城市里过得有点腻了，就骑着马往别墅去散心解闷。



有一天，南三复正要往别墅去，走在半路上，忽见天空乌云密布，下起暴雨来了。



幸亏路旁有两间茅草房子，一看就知道是庄稼人的住处，南三复忙跳下马来，到茅屋前叫门，要求进去避雨。



门开了，一个年老的农民伸出头来，见是南三复，急忙往屋里让，并连声说：「南大爷，你怎么淋成这样！」



南三复看了看这老农民两眼，感到很陌生，不觉奇怪地问：「你怎么认识我啊？」那老农民笑着说：「这方圆几十里，谁不认识你南大爷呀！」



屋子又矮又小，墙角里还堆放着一堆牛粪，南三复马上皱起了眉头。老农民一面道歉，一面连忙拿起扫帚到处打扫。



然后，老农民又特地烧了一碗姜汤，加上自己从来舍不得吃的蜂蜜，恭恭敬敬地端到南三复的面前。



南三复嫌这里的東西太肮脏，一点也不肯沾唇，便随口问起老农民的姓名来，这才知道老农民叫窦廷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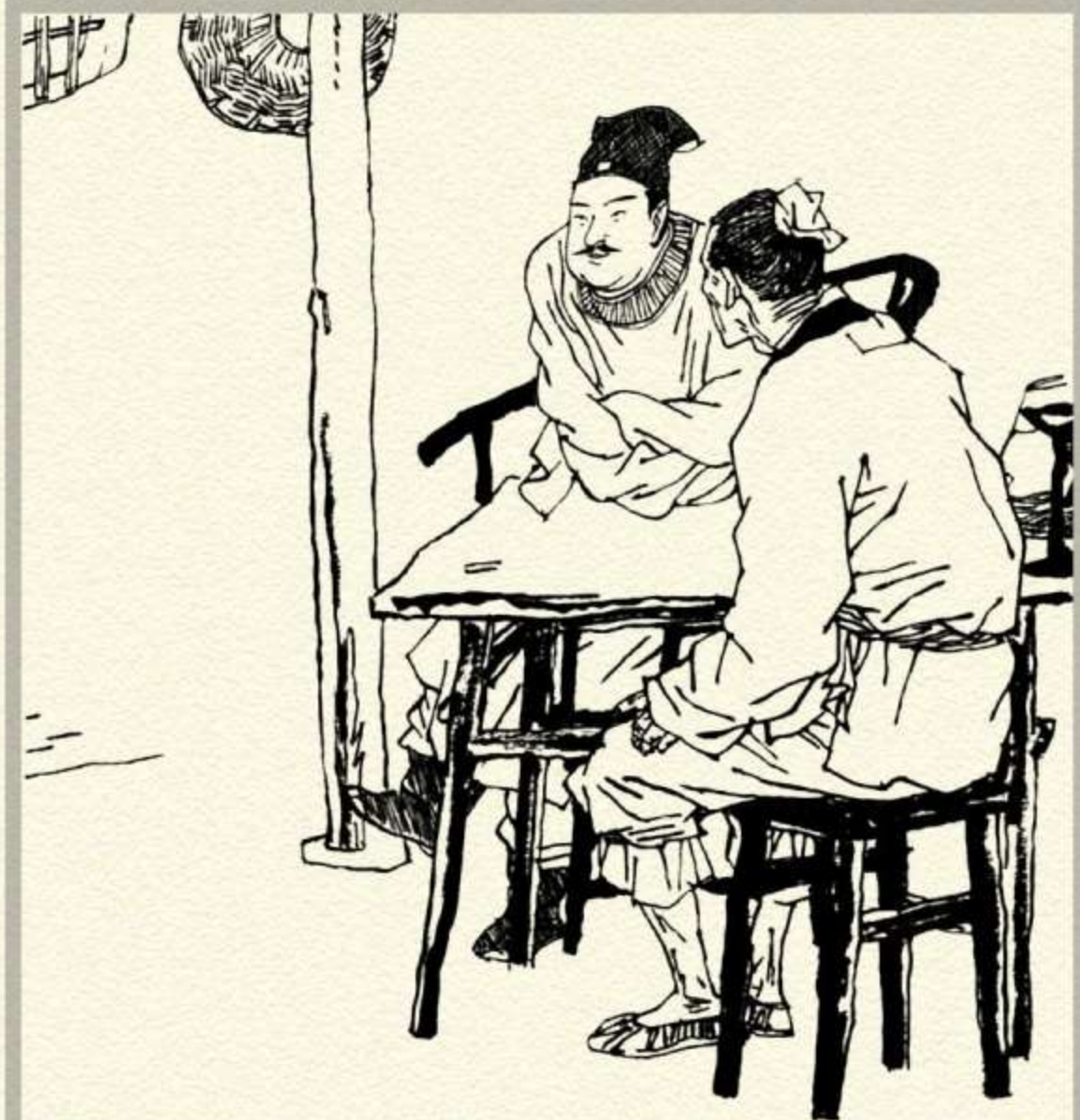
南三复在这种地方哪里坐得安稳！但门外的雨偏偏下个不停，窦廷章十分热情地留他在这儿吃午饭。



说着，窦廷章就唤女儿杀鸡，南三复正想阻止，忽见里屋的门开了，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，从里屋露出半截身子来，看年龄不过十五六岁。



南三复一看便着迷了，再也没有走开的意思，紧紧盯住里屋的门，窦廷章和他说话，他似乎全没听见。



不一会儿，那女孩子端出来饭菜，南三复再也
嫌肮脏了，狼吞虎咽，感觉比在家里吃山珍海味还要
可口。



吃过饭，雨早停了，南三复只好告辞回家。临行，很想再看一眼女孩子，但里屋的门却关得严严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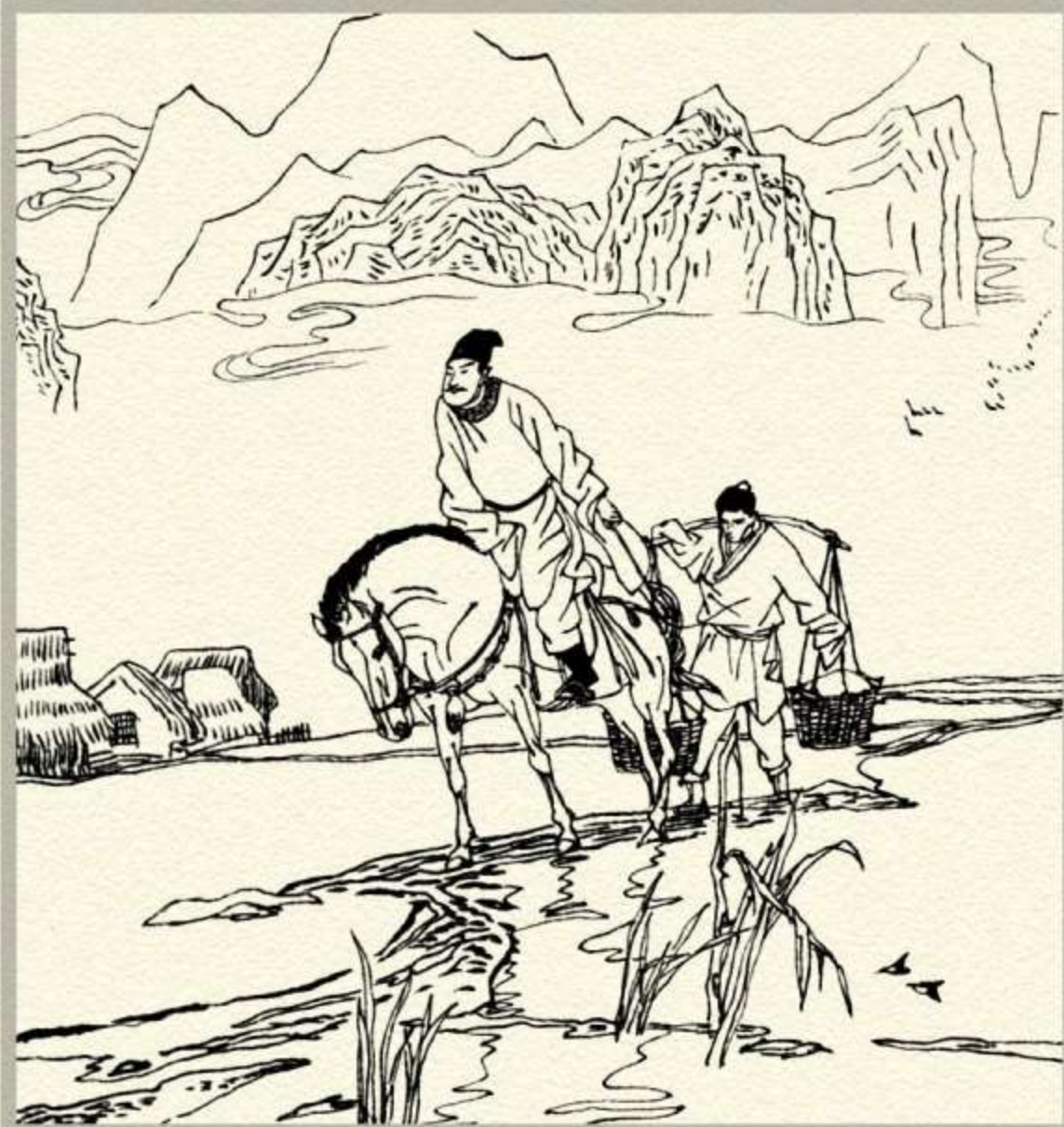
南三复为给自己留条后路，便向窦廷章表示千恩万谢。窦廷章是个老实人，见这位南大爷如此谦恭，便说：「你要不嫌弃，以后路过这里，只管进来坐。」



南三复回到了家，脑子里再也放不下那漂亮的女孩子，一闭上眼，那娇美的面容便浮现了出来。



第二天，他让仆人挑了一担上好的白米，带上一丈五尺花布，自己仍骑着马，亲自送往寒家。



寒廷章坚决不肯接受礼物，南三复却十分诚恳，说道：「你要是不收，就是瞧不起我，不让我再登你家的门了！」



寒廷章不好再推却，就说：「米我收下，花布还是请你带回去吧！」南三复说：「这花布不是送你的，是送给你家姑娘做衣裳穿的。」



寒廷章没有办法，只好将礼物收下，并把女儿唤出来道谢，指着花布说：「这是南大爷送给你的。」那女孩子看了花布，也很高兴。



从此以后，南三复隔不了三两天，总要到寒家去一次，不是带酒，就是带菜。寒女因为是熟客，也就不怎么回避了。



南三复常常一面喝着酒，一面趁宴庭章不注意，就两眼直勾勾地看那女孩子，女孩子脸一红，只好微笑着把头低下，三复见此情景，更是如醉如痴。



这一天，南三复故意趁着窦廷章下地干活的一个空隙，轻手轻脚地跑到窦家去了。



寒廷章的女儿见是南三复，只好从里屋走出来，说：「爹下地去啦！」言外之意，是请他改个时间再来。



不料南三复不但赖着不肯走，还嬉皮笑脸地说：「我这次就是专来看你的。」说着，就走过去拥抱寒女。



那女孩子脸一红，用力将南三复推开，正颜色地说：「穷家孩子并不是这样好欺负的！」



南三复赶快作揖打躬，声明自己的妻子已经死了，只要窦女肯和他要好，将来一定可以娶她，窦女仍摇头表示不信。



南三复双膝跪在地下，从眼眶里挤出两滴眼泪，
对天发誓说：「我若不是真心爱你，天打五雷轰。」



窦女被南三复花言巧语说动了心，南三复见有机可乘便趁虚而入，将这女孩占为已有。



从这次开始，南三复只要一看见窦廷章离开家，就偷偷摸摸跑去和窦女相会。



寒女多次催促南三复：「光这样不算事，我们应
该赶快结婚啦！」南三复假意点头，心里却想：「你
一个穷庄户人家的闺女也配和我结婚！」



不知不觉过了半年多，一天，媒人来到南三复家，为一位大户人家的女儿提亲。南三复听说女方长得很漂亮，家里又有钱，当即满口答应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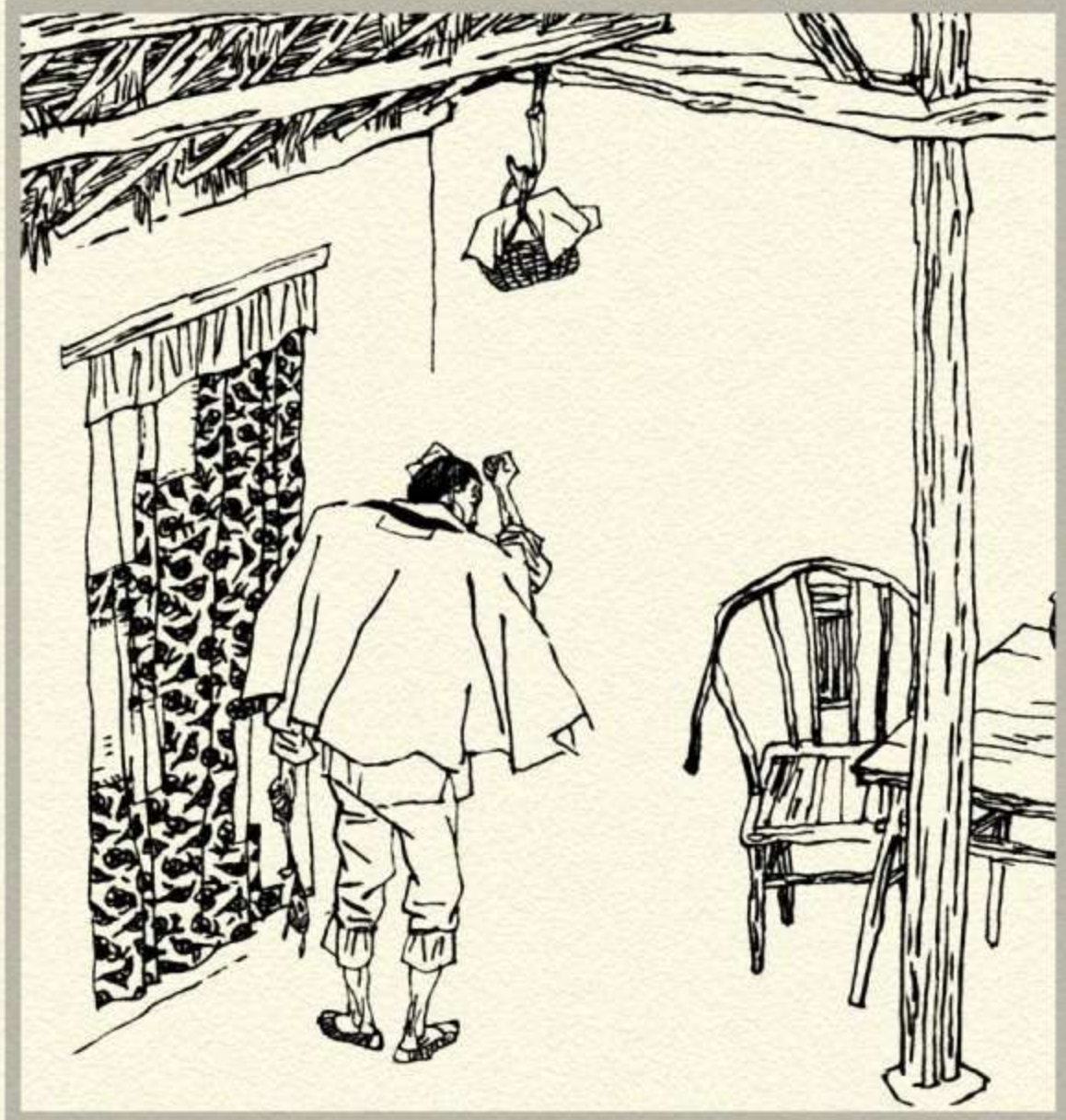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，窦廷章的女儿已经怀孕了，见了南三复，就催结婚的事情。



南三复听到寒女怀孕的消息，就再也不进寒家的门。有时，寒廷章在路上碰上，问他为什么不去串门，他只推说没有时间。



终于，窦廷章的女儿到了产期，生下一个男孩来。



窦廷章气得老半天说不出话来，质问女儿：「你是跟哪个混账王八蛋干出这种丑事！」女儿哭着说：「是……是南三复。」并说，南三复要娶她。



谁知托人一问，南三复根本不认这笔账，还装腔作势地说：「我南三复读书识礼，怎么能做出这样缺德的事情？穷光蛋借机勒索，实在可恨！」



窦女听说南三复翻脸不认账，哭得死去活来，窦廷章一面让人把婴儿扔了出去，一面指着女儿骂道：「你还有脸哭？还不早点给我死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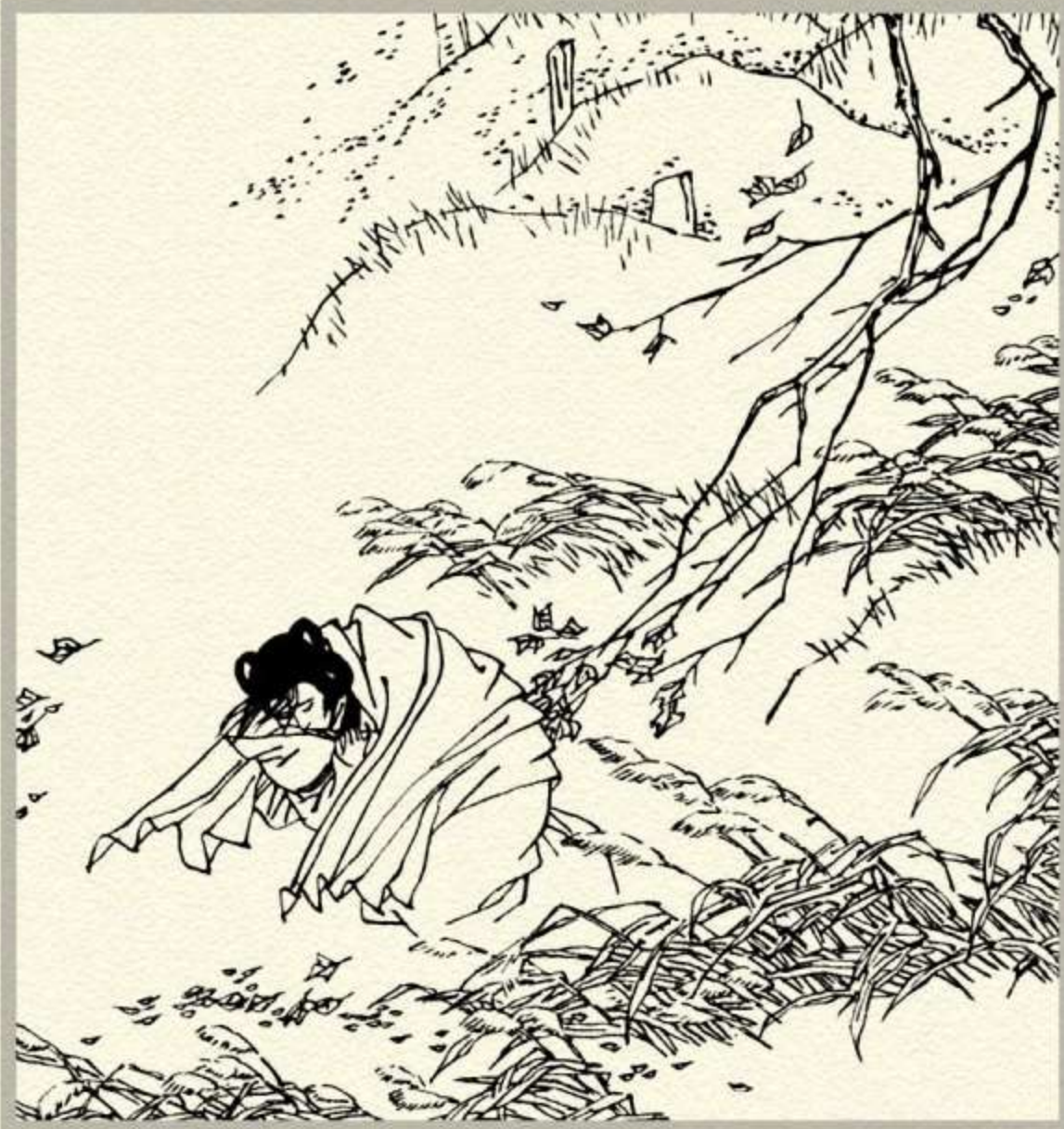
寒女只觉天昏地转，无路可走，当天夜里，她一摇三晃地扶着墙走出了家门。



她一脚高，一脚低，也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，黑暗中，忽然听到婴儿啼哭的声音。



窦女摸索着爬到乱坟堆中，将孩子抱起来，孩子像是认识亲娘，哭声更高了。



寒女想：「孩子有什么罪？自己不活也得让孩子活下去呀！」她拖着衰弱的身体，咬紧牙，一步一挨，总算走到南家的门前。



她敲着门，说是要见南三复，看门人无论如何不
让进去，窦女央告说：「就算我是穷家姑娘，配不上
南三复，孩子总是他的骨肉呀！」



看门人见这母子的惨状，也感动了，就进去禀告南三复，没想到南三复的心冷冰冰的，向看门人发话说：「你若敢放这不知廉耻的臭女人进来，我决不饶你！」



寒女一听说南三复如此无情，只呆呆地坐在南家大门外，不哭也不闹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「就是死，我也要报仇！」



数九寒天，北风刺骨，第二天早晨，看门人打开门一看，窦女抱着新生的婴儿坐在台阶上，早已僵死了。



窦廷章眼见自己女儿屈死，拼着老命往衙门里告南三复，但县官早已得到南家的贿赂，结果这位老农民未进大堂，就被赶了出来。



南三复仗着自己有钱有势，再也不顾虑什么，一心一意忙着结婚的事情。



结婚的前一天，那大户人家的母亲梦见窦女披头散发，抱着孩子来向她说了：「你千万不要把女儿嫁给那无情无义的人，要不然，没有好结果。」



这位母亲贪图南家富贵，并未把梦里听到的话放在心上，第二天，就把女儿送上了花轿。



一路上吹吹打打，花轿直往南家而去。道旁看热闹的人，都不觉轻声咒骂南三复的为人。



新娘模样儿长得倒是挺好，但终日闷闷不乐，哭啼啼，南三复问她为什么，她也不言语，直急得南三复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。



过了几天，新娘的母亲来了，一进门就哭。南三复急忙迎上去问，母亲说：「我刚从后园过，看见我的女儿在桃树上吊死了。」



南三复听了一惊，忙道：「你一定是看花了眼，你的女儿在新房里呢！」说着，便领岳母走进新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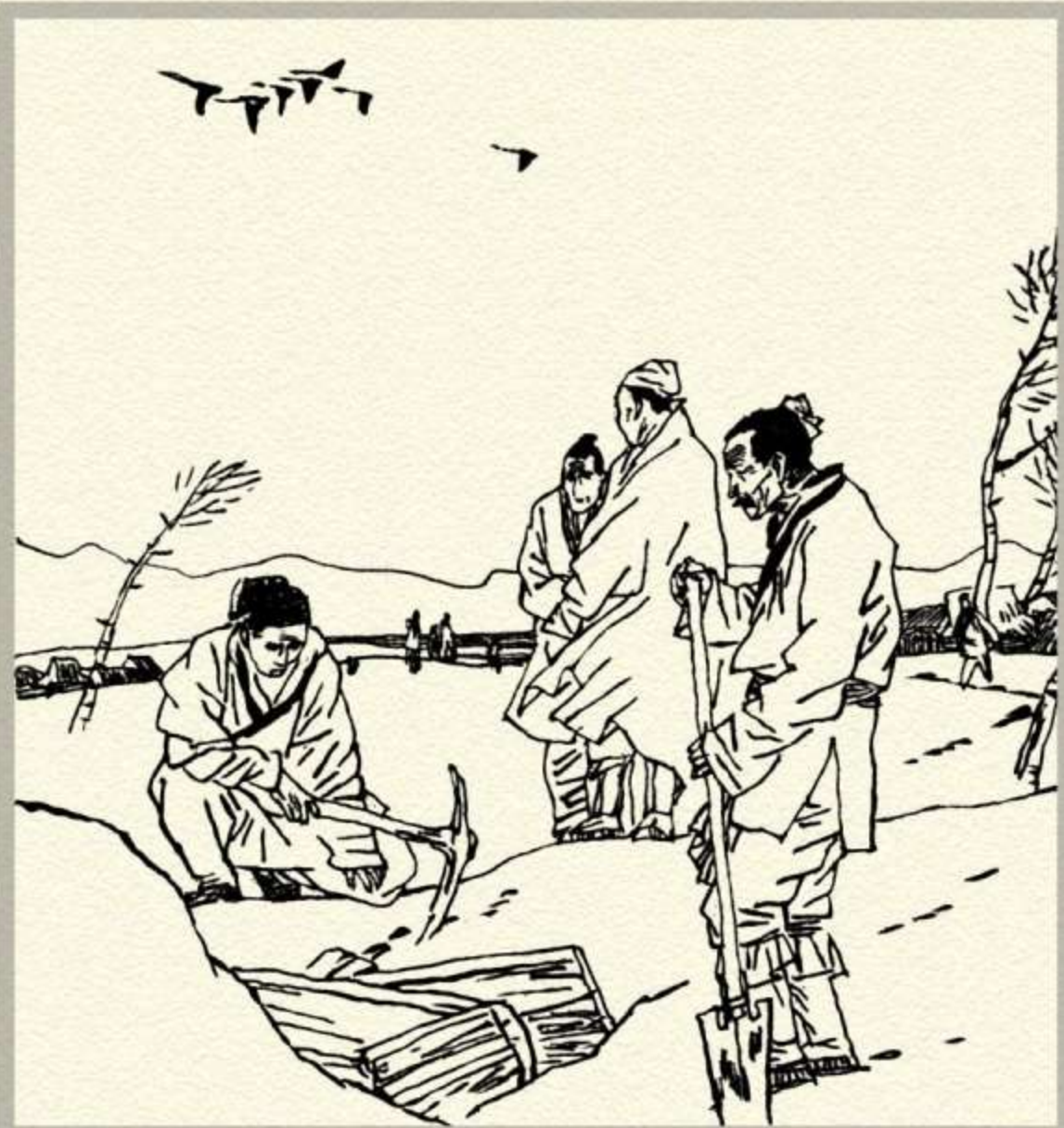
南三复万万没想到，新房里坐着的竟是冥廷章的女儿，南三复吓得连喊：「打鬼！打鬼！」那冥女颜色一变，猛地扑在地上，变成僵尸了。



再到后园查看，那新娘果然吊死在一棵桃树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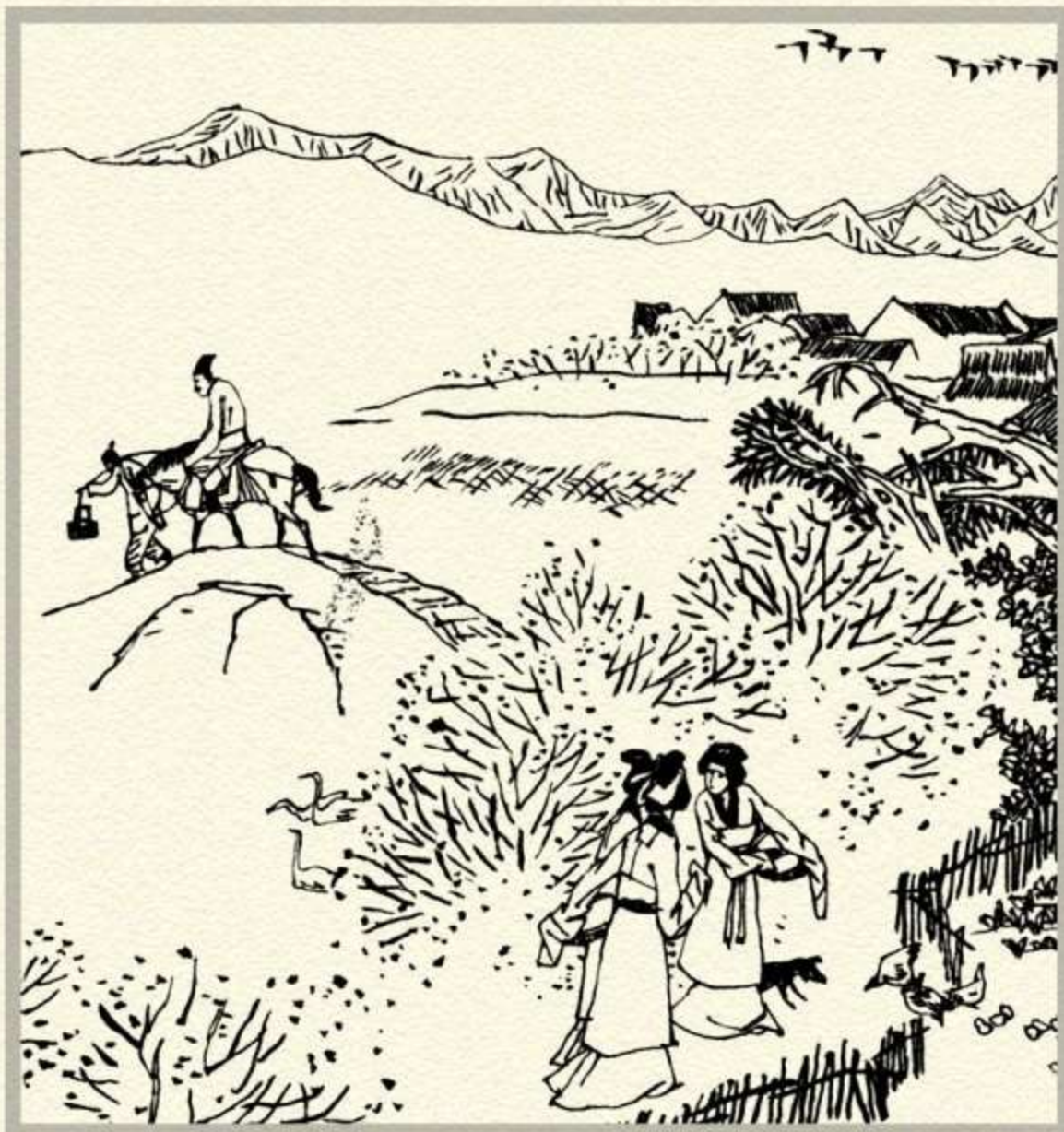
冥廷章听人传说这件怪事，忙把女儿的坟挖开一看，坟里只剩下一口空棺材，尸首没有了。



窦廷章越想越气，二次到官府去告南三复偷尸盗墓。只是县官又得了南家一笔贿赂，对窦廷章的状况仍不予理睬。



不过从此以后，方圆几十里的人家，谁也不再把闺女嫁给南三复了。



南三复无可奈何，就托人到数百里以外去说亲，不想竟然很快地说成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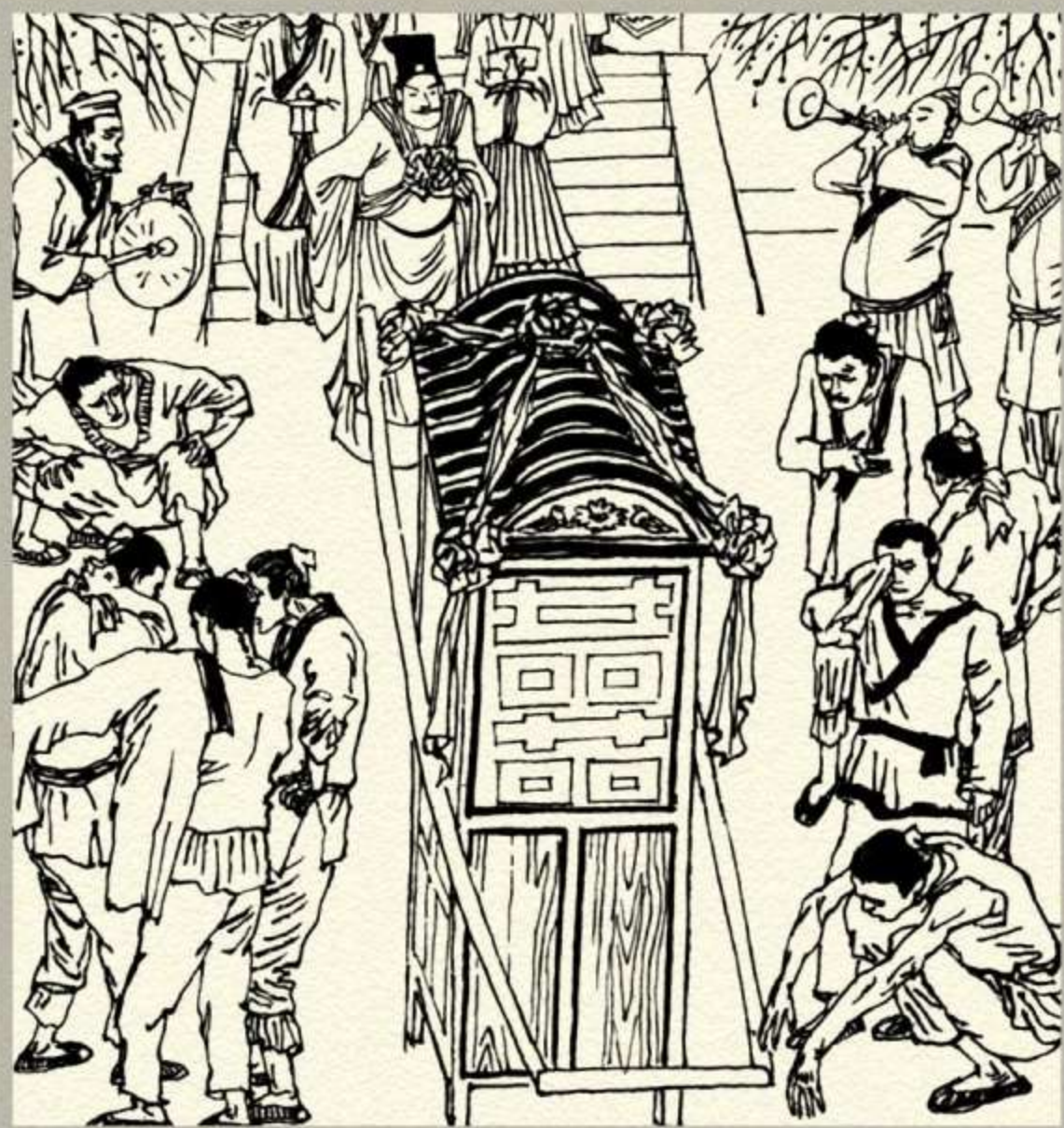
南三复息不可待，随便选了个日子，就命花轿前往迎娶。



花轿抬了新人往回走，当路过埋葬寒女的坟地时，就像是着了邪气，四个轿夫突然感觉着脖子沉重起来。



没有办法，只得临时又增加了四个抬轿的，但八个人照样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轿子似乎有千斤重。好不容易抬到南府，南三复喜气洋洋地走出门来迎接。



新媳妇似乎有点傻里傻气，不掺她，她连动也不动，进入洞房揭开盖头一看，南三复笑得连嘴也合不拢，新媳妇简直像天仙一样美丽。



屋子里挤满了人，大家争着闹洞房，但无论别人怎么闹，新媳妇就是不开口，大家感觉无趣，就纷纷走散了。



人走完以后，南三复挑亮了蜡烛，一再向新媳妇问长问短，百般殷勤，新媳妇仍然一言不发。



南三复再仔细一看，新媳妇的脸上有泪痕，连忙上前劝慰说：「放心吧，我决不会欺负你的。」



忽然，南三复发现坐在床边的不是新媳妇，而是
窦女，吓得一连气倒退了几十步。



等到再定睛一看，坐在床边的仍是美如天仙的新媳妇，南三复暗笑自己酒喝得太多，眼发花了。



天已不早，南三复一再催促新媳妇上床休息，新媳妇也不言语，最后，扑通一声穿着全身衣服倒卧在床上。



南三复忙上前紧紧握住新媳妇的一只手，但感觉新媳妇的手冷得像冰一样，不禁吓了一跳，摸了摸脸，脸也冰凉吓人。



新媳妇不言不语地展开两臂，将南三复紧紧搂住，就听南三复大叫一声，整个身子就像被钳子夹住一样，一动也不能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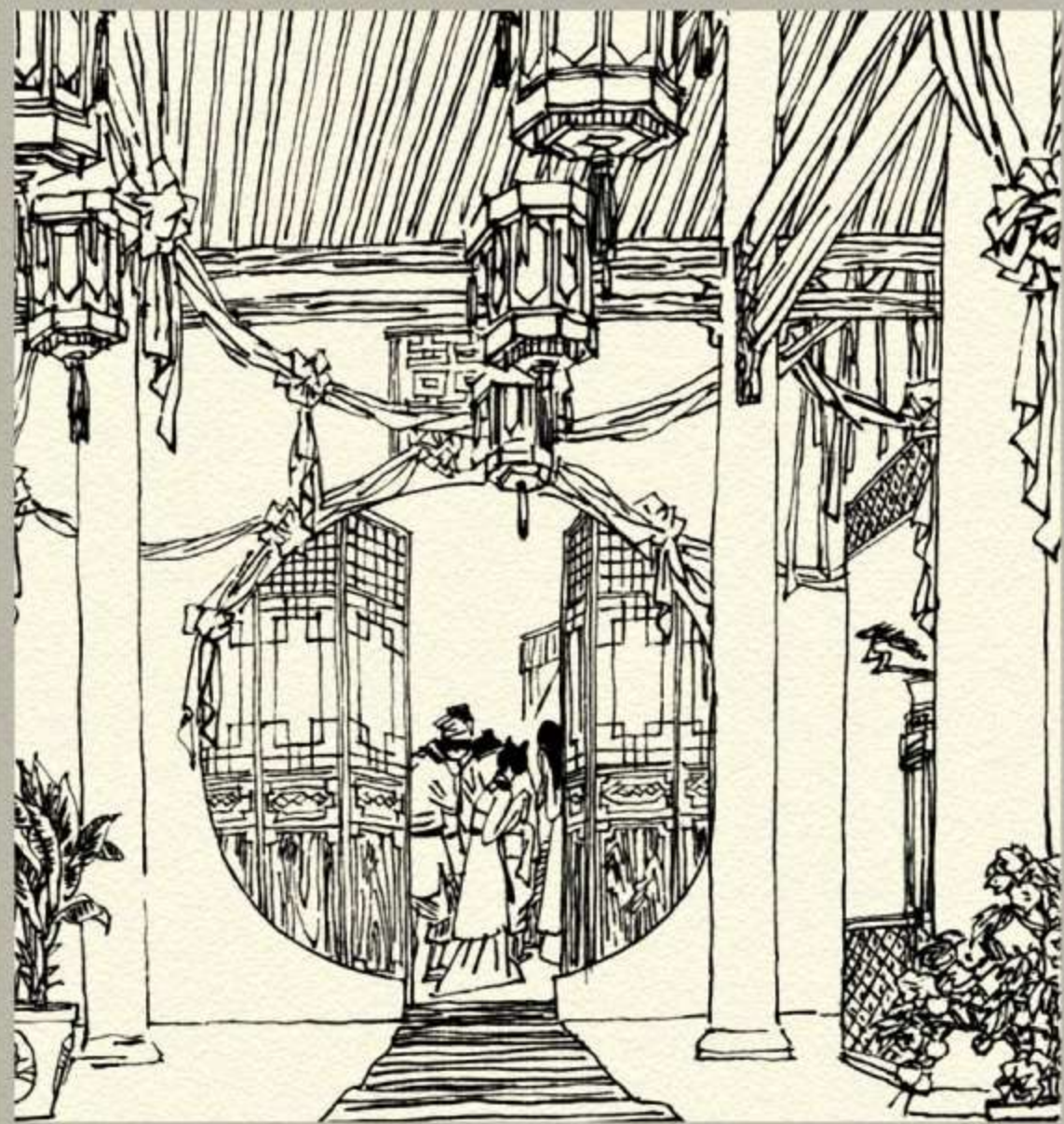
次日，天刚蒙蒙亮，一个自称是新媳妇的披头散发的年轻妇女闯进南家，仆人们都不肯相信。



但这妇女哭喊着一定要见南三复，仆人们没办法，只好前去通报。拍了半天新房门，始终无人答应。



仆人们硬着头皮将房门推开，只见南三复被一个石头人搂得紧紧的，口里早已断气了。



窦女摸索着爬到乱坟堆中，将孩子抱起来，孩子像是认识亲娘，哭声更高了。

